

艺海文丛

艺海文丛·徐城北随笔

沧海闲情

徐城北著



艺海文丛·徐城北随笔

沧海闲情

徐城北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丛书策划:徐如麒 冯 艺

责任编辑:隆海人

装帧设计:张文馨

艺海文丛·沧海闲情 徐城北 著

出 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

发 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

印 刷 广西交通厅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7.125 印张 2 彩页 150 千字

版 次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ISBN 7—5363—3264—5/1·860 定价:13.80 元













自序

这几年形成了一个习惯：每隔一段时间，就把自己在主项大系统中的工作情况“定位”一番。换言之，就是要研究一下自己前边有哪些人，身边和身后又有哪些人，看看他们都以怎样的姿势走路，怎么从各自的过去走到了今天，又准备以什么样的步伐走向明天。研究人家也就等于研究自己——昔日从哪里来，明日向哪里去？客观外界需要自己的主攻项目否？自己能够完成预期的设想否？如果答案为“是”，就努力去做；如果答案为“否”，就赶调整方向重新起步。“定位”有利于自觉地投入工作，但不能一劳永逸，人工作一生，真不知道得“定”多少次“位”。

我曾在拙作《梅兰芳百年祭》一书中做过自我介绍：京剧学者、作协会员、民俗志士、沧海闲人。后来《人民日报》记者便以“沧海闲人”为题，写一篇访问记。我曾这样解释——沧海横流是客观存在，但有人是忙人，有人则是闲

人，也是客观存在。我这一辈子，大部分时间处在“不坐班”的闲人位置，这就决定了我一生无大事，也做不出任何经天纬地的大事。但是反过来，由于闲人多和时代激流保持一定距离，又没有指令性的硬任务压着，于是便有可能“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从容地在从事的领域内探求规律，闲适地在相关的事物中寻找启示，然后尽可能把心得提供给社会，请读者（也包括领导者）给予思辨。如果闲人能“闲”到这个份儿上，那你就得承认“闲人”的存在也是有价值的。

如今出版这本集子，我打算变更一个字——“沧海闲情”。一方面，因为仅仅用一个词汇“定位”的话，以“沧海闲人”自况并不准确。因为这几十年里，我绝非闲人，我在大马路骑车时，经常会萌生文章的思绪，睡梦中会对白天没做好的一句旧诗再做锤炼，我从来没有星期日，对年节也不屑一顾。我的头脑随时随地都处在工作状态中，从这一点讲，我可以说是比忙人还忙的人。另一方面，当国家进入了新时期，当所有工作的人都在大忙特忙之际，提倡将“闲情”与“沧海”连用，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这里的“闲情”，不再是无病呻吟，而应该是一种“久经沧海难为水”后的深刻感触。如果我们在工作之余，能够有幸接触一下传统文化和古典艺术——这本身固然可以视为“闲”之一种，但它实在“太厉害”了，它能够闲而又闲地对我们的忙而又忙进行总结和归纳，并使我们的思想和审美境界得以升华。交响乐中的“英雄”、“田园”诸曲，内容之博大，思想之精深，绝不是新潮音乐可以企及的。经常听交响乐的人，绝不会做出琐屑行为。京剧也是同样，无论是唱者还是听者，只要一旦把历史和文化融汇进去，顿时就能感到气象万千。谭鑫培《卖马》的

“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倾诉了圣朝将衰时的大苦痛。四大须生《空城计》的“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抒发了对于风雨激变的一种无奈。梅兰芳《穆桂英挂帅》的“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两句散板，没搞“导、碰、原”的“奔好儿”老套儿，但听上去大气磅礴，成为一个时代人人心底能产生回响的最强音。这是一，是我提倡在投身横流沧海之后，再回过身子闲闲品味一下传统文化和古典艺术的道理。

还有二，陈毅元帅有诗云：“百忙对一闲。”闲可以调理忙，又可以指导忙，可以使自身之忙具有中国特色。不能想象，一往无前的忙人会有什么大成就。由此可见，还必须有关，还必须提高闲的质量和功效。

基于以上两个原因，我认为今人千万不要拒绝闲情，而应该将之与我们共同面对的沧海横流大背景联系、结合起来。这里呈献给读者的小集子，是我十多年来置身梨园的一种感悟过程，由茫然渐至自觉，由散淡渐至集中，由索然渐至盎然，愿您在工作之余闲散之情翻阅一下，如能让您觉得从不无趣味至不无启发，那么作者的心愿也就算达到了。

先翻几页，再买不迟。谢谢。

徐城北

1996年4月

目 录

自序·····	(1)
我在梅宅磕了头·····	(1)
荀宅花树·····	(5)
保值·····	(8)
云手：京剧的“永”字八法·····	(10)
“天下真小”·····	(12)
背影·····	(16)
阿甲的“龙舒掌”·····	(19)
刘海粟：惊人的通感·····	(24)
在雅的王宫里·····	(30)
梅宅遐思·····	(38)
“肥肉”事件·····	(43)
输就输在“拴角儿”·····	(46)
“三打徐城北”·····	(50)

等距离外交	(53)
本是同根生	(57)
“我真想哭”	(60)
凭吊古剧场	(64)

《寻梦》·《惊梦》·女小生

——与岳美缇一席谈	(67)
哪儿来的红坎肩	(75)
尝尝炒豆芽	(78)
是夸奖、还是夸张	(80)
龙井茶与虎跑水	(83)
烂肉面与翅子席	(86)
西山红叶	(89)
四大名旦之序	(92)
梅兰芳金奖没梅派	(94)
“私房弟子”好	(96)
少恣意、多写意	(99)
初唐、盛唐和晚唐	(102)

“报屁股”也是一种文体	(105)
深挖“洞”与广积“粮”	(108)
一鸡三吃	(111)
地毯式轰炸	(114)
学问之“树”与“林”	(116)
串门偶得	(121)

老字号是什么·····	(127)
瞩望前门·····	(131)
陶庵梦寻·····	(135)
笠翁情探·····	(143)
板桥墨品·····	(150)
秋灯笔记·····	(157)
半个苏州人·····	(162)
足音·····	(165)
海滩上·····	(169)
秋雨金克木·····	(172)
绿地·····	(175)
龙井访茶记·····	(178)
南国遇烤鸭·····	(182)
马师曾智取千里驹·····	(185)
人类声音的骄傲·····	(189)
创立“戏曲三角学”刍议·····	(193)
结缘红氍毹·····	(196)
后记·····	(216)

我在梅宅磕了头

那是在1983或者1984年，我去到西旧帘子胡同梅宅，找许姬老请教。

不知和您说过没有，当我第一次迈进这个院子，就有一种先天的熟悉感。后来才弄明白，这儿在抗战胜利之后，曾是天津《大公报》驻北平的办事处。我父母都是这儿的记者，父亲还兼着办事处主任。我呢，也由大人领着进出于此，在这儿堆过雪人儿。对此我已无印象，但家里还保存着一张这样的旧照片。

许姬老住北屋。聊完了我就转到西屋，那是梅绍武和屠珍的住所。两三个月前，我和他们一道去南方走了一趟，已经很熟了。我坐在西屋当中，发现绍武的大哥大嫂进院后匆匆赶往北屋，屠珍赶忙追了出去。不一会儿，她又推门进来，“大哥大嫂还有事儿，先走了。”

说话间，葆玖陪着一位白头发的人进屋。白头发的人一见绍武，便连忙躬了躬身：“五哥。”绍武连忙替我介绍：“这

是贾世珍，我父亲的徒弟。”

我一听乐了，握住贾的手说：“跟您不是外人，虽然没见过面，可我写过您了……”在梅先生当年创造《穆桂英挂帅》中的“捧印”身段时，是贾世珍和杜近芳遵照先生的嘱咐，在梅宅客厅里一遍遍地跳起诸如“风雨雷电”和“关平捧印”之类的舞蹈。

闲聊了一阵儿，屠珍忽然站起身子说，“我去看看，中午弄了些什么菜。”我连忙说自己坐坐就走，不吃饭。

绍武却说：“别的日子我不留你，今儿你得吃了再走。”

原来，今儿是梅先生的忌辰。啊，8月9日。我用“灵魂”左右环顾了一下，知道小院此际除了梅家本家儿四个（绍武、葆、葆玖、屠珍）之外，外人就只有许先生、贾先生和我。别的亲戚呢？别的徒弟呢？我想起（应该是猜想）梅先生当年的风光，不禁有点悲从中来……

我们进了北屋。北屋三间，两边各带一个耳房。北屋正面是一幅大画，出自当年教梅先生绘画的一位画家之笔，上面题写了“梅花诗屋”四个大字。北屋靠西的一侧，贴墙悬挂着梅的一张遗照，遗照下面供奉着香炉、果品等物。

不知谁说了一句：“绍武举香吧。”绍武便站到几案的右侧，点燃一把香火，举着香火在垫子上先跪拜了几拜，然后把香火插入香炉，自己站在了几案右侧。接下去，是葆玖从左侧出列，跪在垫子上磕了三个头，归列。葆出列，跪拜，磕头，归列。屠珍出列，跪拜，磕头，归列。

我头一次见到这个阵势，既紧张又兴奋，忽然想起绍武夫妇都是大学教授，是新文化抚育出来的新文化工作者，怎么……